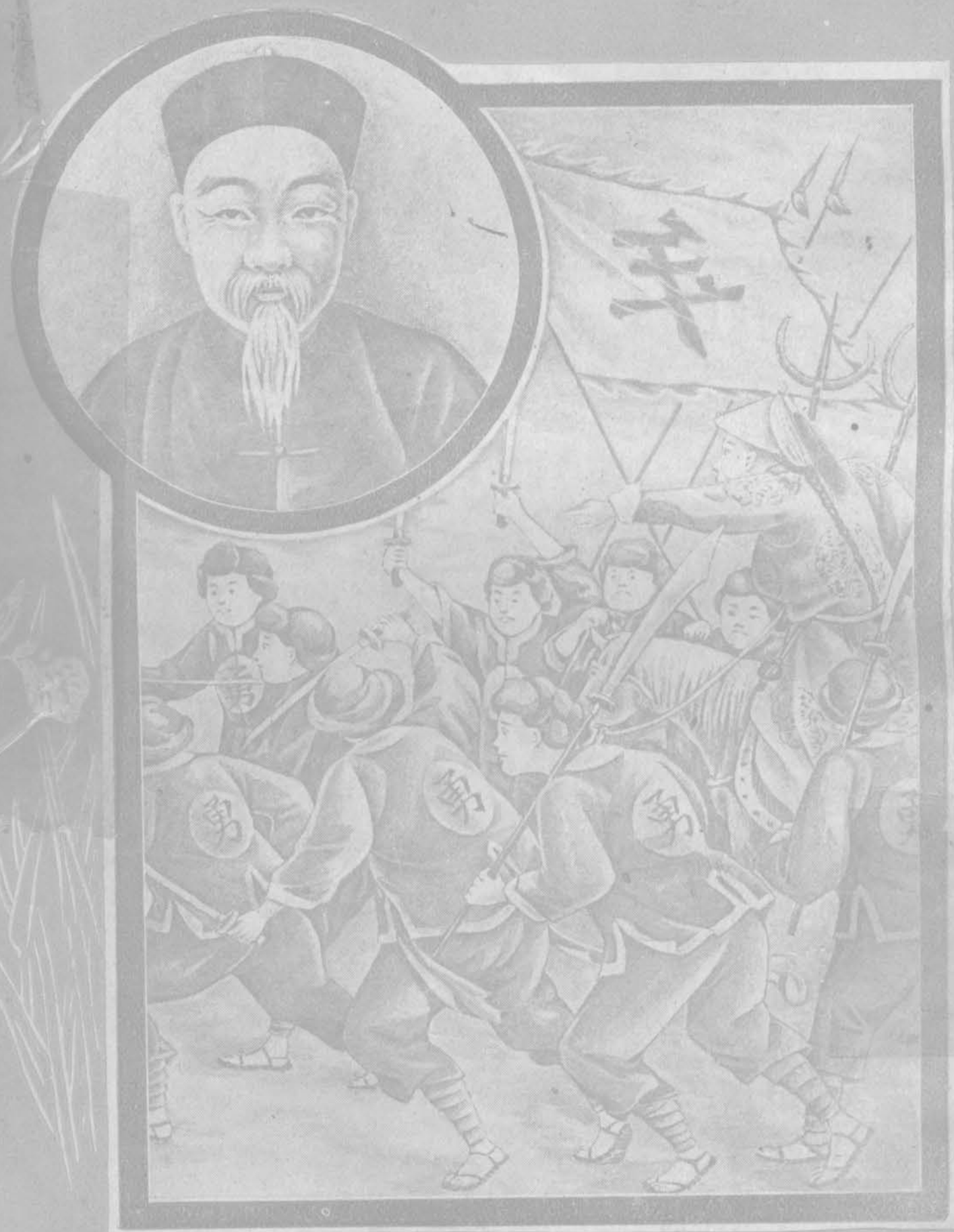


年羹堯全史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D980
N38
JH

年羹堯全史提要

年羹堯爲清代之良將。征服青海。平定金川。其功烈赫赫在人耳目間。而卒不得克保首領以歿。蓋其生性之怪僻。行事之奇特。實有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者。生今之世。而欲出奇制勝。使人不敢輕以謀我。皆當以年氏爲法。特去其驕矜恣肆之病可耳。是卷分上下兩編。上編採取年氏之歷史。下編搜羅年氏之軼事。自幼至老。無一時一事。不足以驚人奪目。內而治國。外而殺敵。大至事上臨下。小至一飲一食。奇奇怪怪。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世有欲知大英雄大豪傑之行爲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年羹堯全傳

目錄

上編 年羹堯歷史

- 一 年羹堯拋棄河中
- 二 年羹堯問難業師
- 三 年羹堯入居僧寺
- 四 年羹堯歡遇知己
- 五 年羹堯纂修列傳
- 六 年羹堯猛用鐵烙
- 七 年羹堯遺禍族弟
- 八 年羹堯火焚孝廉

- 九 年羹堯獨排衆議
- 十 年羹堯奉命出師
- 十一 年羹堯身著鱗水
- 十二 年羹堯刮骨療毒
- 十三 年羹堯巧製氣球
- 十四 年羹堯收錄降將
- 十五 年羹堯掘地行車
- 十六 年羹堯借力高僧

十七 年羹堯謀斷敵糧

廿四 年羹堯禱求甘泉

十八 年羹堯料敵如神

廿五 年羹堯傷臥牛腹

十九 年羹堯爲子求親

廿六 年羹堯途遇罡風

二十 年羹堯冤斬良將

廿七 年羹堯屠戮百姓

廿一 年羹堯夜遇暗殺

廿八 年羹堯震驚主上

廿二 年羹堯私吞軍糧

廿九 年羹堯降官受罰

廿三 年羹堯出令去手

三十 年羹堯定罪棄市

下編 年羹堯軼事

一 年羹堯急智脫身

五 年羹堯掘塚盜寶

二 年羹堯教鼠習操

六 年羹堯痛罵九卿

三 年羹堯戲弄行人

七 年羹堯誤殺名醫

四 年羹堯面斥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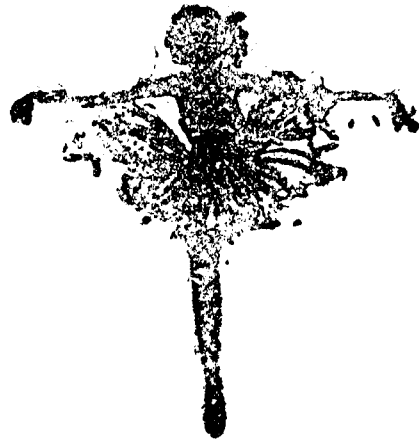
八 年羹堯受制廚夫

-
- 九 年羹堯遭逢女俠
十 年羹堯愛憐少子
十一 年羹堯酗酒殺婢
十二 年羹堯禮賢贈金
十三 年羹堯用鞭責子
十四 年羹堯焚券市義
十五 年羹堯圖賴馬價
十六 年羹堯吞沒古畫
十七 年羹堯喜立生祠
十八 年羹堯疊遇怪異
十九 年羹堯老父免死
二十 年羹堯幼子匿蘇
-



牟堯堯全傳

目錄



年羹堯全傳

上編 年羹堯歷史

一 年羹堯拋棄河中

年羹堯。清初之跋扈將軍也。其父名遐齡。籍隸漢軍鑲黃旂。精騎射。清廷入關。隨營効力。屢立奇勳。定鼎後。以從龍功授職都統。駐防近畿。家有一妻一妾。妻性奇悍。貌僅中人姿。遐齡固登徒好色之流。心常不滿於妻。乃納一貧家女爲側室。於是河東獅日夕狂吼。每謂遐齡曰。娶妻不生育。爲嗣續計。納小星以充下陳。固無不可。今吾既生子希堯。嗣續不虛。奚煩納妾。爲遐齡語塞。既不敢撻妻之獅威。又不能割妾之愛情。一個赳赳武夫。竟屈服於石榴裙下。未幾。妾之腹亦膨脹。便便然步履維艱。懼爲夫人知。非特腹中之兒無生理。卽己身亦難苟活。乃僞稱有疾。擁衾匿帳中。日常飲食。囑心腹婢竊匿。

以進。延至臨蓐之期已屆。呱呱墮地。產一男兒。是兒非他人。卽後日鼎鼎大名之羹堯也。夫人聞訊。孕息入妾室。挾嬰兒去。飭老蒼頭投諸河中。以果魚腹。蒼頭陽奉陰違。匿諸其家。潛白其情於遐齡。請覓乳媪哺之。妾亦時過蒼頭家撫視。羹堯生而多啼。恒終日不絕口。乳媪百般慰藉。終不能止。必得其母臨存乃已。母子天性使然。無足怪也。無何。遐齡之妾攫疾死。遐齡哀悼殊深。不忍其所生之子育於外。乃實告夫人。并且誓不再納小星。夫人許之。由是羹堯遂得堂皇爲都統之少子矣。

二年羹堯問難業師

羹堯少長。聰穎異常人。及屆入學年齡。遐齡延師授之讀。一日十行。記憶不忘。其兄希堯與之同塾讀書。資質平庸。日授功課。不及羹堯十分之二三。羹堯讀書三年。已盡十三經。而希堯則五經尙未終卷也。丈夫愛憐少子。固屬恆情。羹堯旣稟此異質。遐齡視之。不啻石麟降生。故愛之更逾於乃兄。但羹

堯因父親溺愛之故。驕矜日肆。眇視業師。時常鈎心鬪角。以疑問相責難。業師每爲之語塞。某日。請於師曰。孔子爲萬代宗師。弟子三千。賢者七十。固以講學授徒爲後世法。何以論語中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八字。師曰。孔子抱悲天憫人之志。日見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欲行其道。以復文武之業。豈知所如輒左。乃退而傳道於及門弟子。其抱負自是不凡。不僅於故紙堆中討生活。凡屬天文地理。致知格物。定傾扶危之道。莫不口講而指劃之。故有是言。堯堯曰。弟子聞命矣。吾儕旣爲聖門私淑之人。卽當師其行事。日惟孜孜矻矻。奚爲者。師曰。欲爲功名計。非此莫由進階。堯堯曰。大丈夫當以天下爲己任。隻手定乾坤。使當世英雄入吾彀中。纔得光門楣而驚鄉里。區區功名二字。拾之如土芥。棄之如敝蕪。奚足掛齒。師聞言。心竊異之。後謂遐齡曰。堯堯岐嶷天生。將來必非凡品。當擇文武兼擅者爲之師。俾資造就。吾乃一介腐儒。略通文墨。不諳韜略。自知不足爲其師也。遂辭去。

三年堯堯入居僧寺

羹堯野性難馴。所請業師。無駕馭之才。憤而辭去者凡三人。由是遐邇咸知羹堯之不易與處。擁皋比者。無不望而生畏。聞而却步。不敢教誨之。因此羹堯日事嬉戲。并希堯亦爲之輟學。日從之赴曠野中。率羣兒壘石爲營。拋磚作彈。羹堯居間任指揮。儼然臨陣對壘。步伐整齊。進退有節。見者咸爲之嘆賞不止。一日有某兒偶失手。擊破希堯之額。血涔涔下。羣兒驚駭。各如鳥獸散。羹堯殊不介意。挈希堯逕造傷科之門。請爲醫治。并囑曰。返家去。詭言偶不慎。失足仆地。誤觸石尖。以致頭破血流。孰知希堯於叮嚀時。唯唯諾諾。及至阿母前。將前事實言無隱。謂羹堯誘至曠野。故施此惡作劇。夫人素視羹堯如眼中釘。聞是言。怒不可遏。急請遐齡入。告之故。逼遐齡擯羹堯於門外。且謂若再容留家中。不圖上進。則二人均成廢物。兩害相權。取其輕。不如驅逐少子。造就長子。將來箕裘克紹。爾之榮。亦吾之幸也。遐齡曰。請夫人少安。

毋躁。教子以義方。吾自有兩全之道。閱數日。延名師專授希堯讀書。親挈堯至西山鐵佛寺。拜老僧懶殘和尚爲師。學習武藝。懶殘擅內功。兼精劍術。武當派之名教師也。遐齡素深欽佩。故以堯堯托之。懶殘曰。郎君資質特異。本屬非常之材。惜乎躁矜未除。難望造就。言畢。卽挈堯堯入一靜室。日處其中。不許越雷池一步。堯堯初頗難之。旋亦相安。迨至百日。矜平躁釋。恂恂然不復如前之倔强矣。懶殘曰。孺子可教也。乃授以易筋經之內功。孫武子之兵法。及一十八般武器。居寺三載。盡得所傳。懶殘曰。爾武藝已精。可出而爲世用。當此天下多故。正英雄有爲之時。前程遠大。好自爲之。堯堯唯唯受命。叩別歸家。美玉一經良工之雕琢。便是不凡。由此夫人亦不復下驅逐之命矣。

四年堯堯歡遇知己

堯堯旣嫻武藝。恆於遐齡前賣弄身手。自鳴得意。蓋素性驕矜。雖經懶殘之

磨勵稍知悔改。而閱時既久。故態復萌。遐齡戒之曰。吾家出身旂下。爛習馳馬試劍之末技。乃分所當爲之事。然尙武不尙文。直匹夫之勇耳。楚霸王固拔山蓋世之雄也。垓下一戰。全軍覆沒。無顏見江東父老。卒至自刎烏江以殉。高祖起身泗上一亭長。而能戡亂定國者。賴有文武兼全。智勇俱備之士。若蕭曹張韓輩。爲之運籌帷幄。決勝疆場也。本朝定鼎以後。世祖極重文學。職是之責。爾既非蠢若牧豬奴。奚爲舍文事而不習。國家定例。沿習明制。以八股取士。投時利器。非文章不可。苟得登賢書。入詞苑。則開府封疆。可立而待也。羹堯聞之。大喜曰。阿父義方之教。喚醒頑兒不少。章句之學。兒已略知一二。今歲既有秋闈。敢請爲兒納粟。屆期入場一試。倘能奪得錦標。不亦快哉。遐齡嘉其志。立即爲之營幹。一年容易。又是秋風。轉瞬之間。試期已屆。羹堯初次入場。待題紙下。振筆疾書。如有神助。二藝脫稿。時候尙早。在號中閑步一回。以待放排。纔行數武。瞥見一虎。自眼前騰躍而過。竄入隣號中。不禁

狂呼曰。個中考生其殆矣。吾既精技擊。豈可見危不救。乃躡足追之。舉目諦視。虎則烏有。祇見一人伏案假寐而已。卽喚醒之。問其姓名。略與寒暄。知此人爲岳鍾琪。萍水相逢。訂爲知己。及試畢放榜。羹堯中式第十八名。經魁。鍾琪名落孫山。羹堯造其寓。極意慰之。曰。兄乃當世之豪傑。場中黑虎示兆。弟所目睹。後日當以武功著。秋闈得失。奚足介懷。當此邊陲多事。正時勢造英雄之日。吾兄何不效班定遠投筆從戎。建功異域耶。鍾琪曰。弟久有此心。今擬往寧夏投效也。言竟。珍重一聲而別。

五年羹堯纂修列傳

羹堯命運亨通。無往不利。初入秋闈。竟折蟾宮之桂。其樂可知。再試春闈。聯捷南宮。年纔十八。蜚聲詞苑間。一般名翰林。若史鐵崖輩。咸樂與之交。聖祖亦耳其名。時值康熙中葉。平三藩。定台灣。服蒙古。威震中外。正當海內統一之時。聖祖本偃武修文之義。羅致文人學士。榮以利祿。羈以爵位。藉收人心。

於八旂子弟之優秀者。又加意栽培。特頒諭旨。命旂下翰林。俱入國史館任纂修事宜。聖祖此舉。蓋有私意存於其間。時當纂輯功臣列傳。館中苟無八旂子弟。執筆之事。盡任漢人。則私史案之前車可鑒。世祖入關時。有種種不道德之舉動。漢人既秉董狐之筆。豈肯爲之諱飾。故當館事開始之時。先事預防。特派年羹堯與高其倬等。一班旂下翰林入史館。任修入關時滿籍諸功臣列傳。羹堯爲滿族苗裔。同氣相求。下筆時自然隱惡揚善。竭力諱飾。史館總裁亦滿族一分子。見羹堯所修列傳。迎合上意。不禁擊節嘆賞。袖其稿。親詣大內呈覽。聖祖披閱一過。龍心大悅。問出誰氏手筆。總裁以羹堯對。并極意揄揚之。由是賞賚頻加。羹堯之盛名。喧傳都下矣。

六年羹堯猛用鐵烙

語云。人有冲天之志。非運而不能自通。羹堯入史館後。知遇之隆。有加無已。不數年間。已超擢兵部左侍郎。適值川邊不靖。疆吏告急。廷臣聚論。咸謂四

川隣近青海。烽煙屢警。倣擾堪虞。非得有智勇兼全之大臣坐鎮其間。難資保障。聖祖素奇羹堯之才。特任之以四川巡撫。使其獨當一面。克展抱負。當時羹堯奉命出京。馳赴川省。接印任事。無如軍人後裔。平日耳濡目染者。均屬威猛之行。兼之羹堯生性嚴刻。使之治軍旅則有餘。以之撫子民則不足。用違其才。治下不堪其苦。四川本非膏腴之區。地瘠民貧。納稅義務。人民常用。不能按時供給。羹堯聞之。勃然大怒。曰。賦稅乃國家之正貢。豈可任意延緩。當此邊疆不靖。養兵備戰。在在需款。賦稅之貢。尤急於他省。川民何憤憤。乃爾不施重懲。恐民效尤。立飭匠人製一鐵烙。鐫字曰欠稅。遇有人民遲納逾三限者。使吏逮捕之。以火熾鐵烙。灼其肌膚。痛入骨髓。慘不忍觀。川民咸苦之。覓同鄉京官揭參其事。無如聖眷方隆。留中不發。自是以後。羹堯益務威猛。不知悛改矣。

七年羹堯遺禍族弟

鑲白旂防禦年文煜。羹堯之族弟也。隸鎮海將軍何天培部下。駐防京口。素與羹堯家人通往來。時羹堯適有兔窟之營。函托文煜。在鎮江代覓隙地數十畝。謀建築也。天培悉其事。面斥文煜。謂不當阿附權要。大興土木。旁人不察底蘊。將謂何某出資。代川撫營別墅。易滋物議。爾奈何不察之。文煜唯唯而退。會天培徇龍江關驛。傳道徐克祺之請。任羹堯採辦大木千餘章。過關未曾納稅。事被文煜所悉。語其同袍曰。吾與羹堯爲同族兄弟。家人往還。情理之常。何將軍乃以不當阿附權要。恐滋物議。相斥責。此等口吻。出諸潔身自好之士。固足令人折服。然何將軍之趨炎附勢。更有甚於吾者。竟任羹堯之大木千章。免稅過關。朝廷稅課。何等重要。憑道員片言之請。特許如此大木。免稅過關。何只有知人之明。而無自知之明耶。文煜偶發牢騷。口出怨言。爲天培所悉。恐爲所害。乃先發制人。密上封事。請革文煜職。家口盡令進京歸旂。羹堯得文煜密報。禍由己出。不敢出頭營救。徒呼負負而已。

八年羹堯火焚孝廉

世宗爲猜忌之主。羹堯爲跋扈之臣。二人性情如水火之不相容。世宗屢思削其職。無如羹堯坐鎮四川。威躡青海。兼之文武大臣。與之通聲氣者。布滿要津。一時殊難下手。心中則未嘗一日能忍置也。遇有與羹堯相契者。入覲。必深切囑。勿與羹堯通往來。有李維鈞者。素爲世宗所倚重。性好漁色。聞俞姓有二女。均極美麗。時人譽之爲大喬小喬。李心中怦怦動。不問其家世之貴賤。密囑保定府某。強致千金於其家。劫之送入李所。女父痛失掌珠。兼之衣冠中人。體面攸關。憤極投環而死。人言藉藉。喧傳津保間。李恐事發。被御史揭參。卽將二女送與羹堯。二女有兄二。長者與羹堯爲鄉榜同年。知李劫其妹。擬叩閭訴冤狀。旋悉已轉贈於羹堯。謂其家人曰。年撫軍與我同年。親詣其所以禮折之。必得珠還合浦。家人曰。年與李一邱之貉。當此強梁世界。有何道義之足云。孝廉不聽家人言。卽日束裝出行。抵川撫署。投刺請謁。羹

堯見係俞姓來自保定者。知爲二女之兄。乃密飭衛士。熾炭於別室。詭言請見。孝廉入。具白來意。羹堯不置答。喉衛士縛而投諸火中。戒署中人不得宣洩其事。苟有人透露風聲者。卽科以同樣之罰云。

九年羹堯獨排衆議

羹堯酷嗜古董。紫檀尤爲其最愛之物。此木產於熱帶地方。材色赤而質地堅。雕製周鼎商彝之座架。列諸案頭。頗具雅觀。時羹堯兄希堯已爲廣西巡撫。函托代購若干。路過廣東。被總督孔毓珣扣留。旋經桂林府同知胡式瑗馳往乞情。始發還。式瑗乃羹堯之甥也。事後致書羹堯。盛稱毓珣之卵翼。羹堯本與毓珣有微隙。至是始通往來。廣東爲紫檀出產地。羹堯時托毓珣代爲購辦。旋爲世宗所知。密地致函毓珣。勿與羹堯通聲氣。致爲盛名之累。購木雖微事。恐有大於購木事。互相要結。後患恐不堪設想也。毓珣上書引咎自責。誓不再與往來。先是西域準噶爾。并吞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和特。諸

部。稱雄於天山北路之間。勢頗猖獗。經哲卜尊丹巴喇嘛之勸說。歸附中國。其地本有重兵戍守。至是孔毓珣蔡珽等均上封事。請撤陝邊戍兵。以息士卒而安人心。其時適值羹堯在都陞見。世宗本有撤其實權。留京另候任用之意。既有撤兵事。朝臣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尋爲羹堯所知。上書獨排衆議。極言撤兵有十不可。並謂進撤兵之說者。皆屬誤國庸臣。可斬其頭。以儆羣僚。世宗覽奏。深嘉其膽識過人。前嫌頓釋。撤兵之議遂作罷。卽以川陝總督昇之羹堯。嘗語諸大臣曰。耳聞不如目見。此言信然。朕向不直羹堯之爲人。一經當面奏對。知其爲非常人。於軍事邊情。甚爲熟悉。誠應時之良將也。

十年羹堯奉命出師

西藏分四都。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自明代瓦剌散亡以來。遺族有居於青海者。至是青海部長。以與準噶爾同族。欲與之連合。因以部衆叛。喇嘛數千爭助之。羣起騷動。衆至數十萬。大喇嘛抵禦無術。集衆商議。咸曰金

川兵力雄厚。難以力敵。不如上表求中國諭金川退兵。以上國之威壓制之。彼焉敢不屈服。大喇嘛頗聽其說。立即擬表。大意謂達賴業經圓寂。臨終未曾說明輪迴後身。暫虛其位。不料金川恃強相欺。以硬送達賴替身爲由。妄啟干戈。攻破烏爾城。小國亡在旦夕。伏乞天朝垂救云云。星使告急至京師。世宗垂詢畢。諭西藏各去私見。選立高僧爲主。一面另派欽差大臣。傳諭金川王。毋得擅動干戈。以擾藏地。豈知金川王非特不遵諭旨。反觸上怒。卽日命葛爾丹回兵犯嘉峪關。直向中國啟釁。世宗得報大怒。立派川陝總督年羹堯爲大將軍。統兵伐金川。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畫軍務。羹堯奉命出師。先分兵於甘肅、永昌及布隆吉河一帶。防其南下。又檄調川兵扼四川關外、巴塘、裏塘及黃勝關等處。塞其入藏之路。又派別隊出吐魯番及噶斯約。截其通準部之路。羹堯乃自統大軍。出長城迎敵。

十一 年羹堯身著鎡水

嘉峪關。爲長城西盡處。通西域之要道也。自此而東。歷甘肅陝西山西直隸諸省。終迄山海關。凡五千四百四十里。基廣二十五尺。高或十五尺。或三十尺。河東皆甃以磚石。河西則築以泥土。周末北方諸國所建也。秦始皇後。歷經增葺。堅固異常。羹堯率兵屯嘉峪關中。登城瞭望。金川營中旌旗蔽日。刁斗聲聞。約有數十萬衆。勁敵當前。不免望而生畏。顧謂岳鍾琪曰。金川一部落耳。竟敢稱兵犯界。藐視天朝。殊屬可恨。初次臨陣。必當稍挫其鋒。庶足以戢其軍威。不敢正目相覷。鍾琪曰。全憑大帥虎威。滅此犬羊而朝食。今日爲時已晏。兼之士卒跋涉長途。宜資休養。翌晨。羹堯率領諸將。親自出戰。與金川主帥葛爾丹鏖戰兩小時。金川之兵。究屬烏合之衆。豈能敵中國久練之師。大敗而遁。羹堯率衆追之。直至百里外。方纔下令收兵。就地紮一浮營。又明日。再鼓勇殺敵。金川兵一敗塗地。退至烏里阿蘇台。葛爾丹聚衆商議。謂清兵如此驍勇。將如之何。參謀俄人晏得門進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事。焉用

總總過慮爲。倘清軍再來追襲。可用鏹水陣破之。定能使清兵死無噍類。葛爾丹聞言大喜。卽令晏得門預爲佈置。翌日。羹堯率隊進駐烏里阿蘇台。又與金川兵對陣。纔及交鋒。金川兵卽佯敗而遁。羹堯率兵追之。抵營前壕中。特出數百人。以鏹水噴射之。清兵不識爲何物。惟覺着身如雨點。頓時肌膚剝落。羹堯亦身着數點。大敗而歸。

十二年羹堯刮骨療毒

驕者必敗。萬事皆然。窮寇莫追。兵家所尙。羹堯乘勝追敵。幾陷身於鏹水陣中。幸賴岳鍾琪等奮勇相救。方得脫險而返。收集潰兵。焦頭爛額者。不可勝數。羹堯身受重傷。血流如注。行軍參謀南國泰（英人南懷仁之子）見之。謂羹堯曰。此係受鏹水之傷。金川營中。定有知西法者。在彼授以戰略。此法用鏹水入注射器中。噴人。其水猛烈異常。無論何物遇之。莫不化爲烏有。惟玻璃與磁器遇之。可以不消化。人之肌膚。一受其毒。必至血盡骨落而後已。

龔堯聞言。愕視良久。問曰。果如君言。吾其殆矣。未識有療治之法否。南國泰曰。必用西醫割治。方保無虞。離此十數里。耶穌堂中某西醫。外科之聖手也。請其施救。必能妙手回春。龔堯亟命備馬迎之來。某西醫諦視一過曰。幸而受毒不多。尙可救治。惟須用利刃割去腐肉。痛徹骨髓。大帥能忍之乎。龔堯曰。吾輩身列戎行。馬革裹尸。亦所不畏。何論此細微痛苦哉。請密司速施刀圭。毋須瞻前顧後。言竟呼從者治酒與鍾琪對酌。西醫出利刃。將其受傷處一一割去。鮮血淋漓。見者咸爲之咋舌。龔堯則談笑自若。頻頻呼飲。若不知有痛苦者。一剎那間。傷處去盡。紮束完固。龔堯大喜曰。一經妙手。立起沉疴。密司誠當今之扁鵲也。

十三年龔堯巧製氣球

龔堯傷處全愈。畏敵營之毒物。不敢與戰。邀集參謀張仁謀。南國泰。提督岳鍾琪。張國亮。參將福興等。商議破敵之策。龔堯曰。羅卜藏丹津。金川一酋長。

耳。部衆不過數十萬。竟敢弄兵潢池。藐視天朝。其間必有他國爲助。公等亦有所聞乎。鍾琪曰。大帥之言。信然。金川所恃爲後援者。俄羅斯也。當世祖入關時。黑龍江北境未曾設備。俄羅斯侵佔其地。築城置戍。諸部落皆被擾。迨至聖祖御極。遣兵毀其城。時俄皇大彼得新立。方有事於歐洲。不欲與中國啟釁。反贈聖祖以圖書器物相通好。兩國各遣使者訂界約於尼布楚城。貌爲屈服。心實不甘。今聞羅卜藏丹津與吾國爲敵。卽遣晏得門赴金川助戰。注射鎗水陣。其計卽出於晏得門。南國泰曰。金川不足慮。俄將非易敵。目前最要之策。宜速移營於山頂。使其注射之力不能下達於上。然後設法以破之。羹堯曰。參謀之言。深愜鄙意。惟破此勁敵。須用氣球。上浮空際。以火器遙射之。火能尅水。注射器自然失其效用。諸公誰能造此球乎。南國泰曰。請大帥假我兩月之期。某願造升天球百具以備用。羹堯許之。南國泰自去製造氣球。羹堯傳令移營山頂。以避敵鋒。及至氣球工竣。每具能容十數兵士。各

執洋槍。自空下射。金川兵遂大敗。

十四 年羹堯收錄降將

用兵之道。瞬息萬變。既貴先事預籌。又宜臨機能斷。方可操必勝之權。羹堯素諳韜略。兼之帷幄中。廣羅俊傑。爲之運籌決策。故能所向有功。連戰皆捷。使金川之兵。喪胆忘魂。直退至葫蘆關。葛爾丹謂其部下曰。年羹堯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可與敵。爲之奈何。阿拉布坦曰。我有一計。可致年岳等於死地。葛爾丹曰。慎毋藐視清兵。自貽伊戚。然事已如此。汝姑言之。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阿拉布坦曰。某願往清營。獻詐降計。誘年岳等來刦關。一鼓擒之。猶反手也。葛爾丹曰。清營中能人頗多。但恐不易欺耳。爾既有此忠心。不妨嘗試之。卽於耳畔語之。故阿拉布坦大喜。乘馬出營。扮作逃遁模樣。葛爾丹自後追之。阿拉布坦逃入清營。求見羹堯。具道投降意。羹堯曰。素稔將軍深得葛爾丹之倚重。何忽來此投効。阿拉布坦曰。葛爾丹治家不正。誣吾私通其

妻。必欲致吾於死地。吾在金川。無立足之地。是以特造麾下。伏乞鴻恩收錄。某當立功報効也。羹堯許之。退入後營。謂岳鍾琪曰。葛爾丹今施詐降之計。不惜犧牲其妻之名譽。用心亦屬良苦。鍾琪曰。大帥神明。如見葛爾丹之肺肝。然翌日。金川兵特來清營前搦戰。指名索逃將阿拉布坦。羹堯曰。阿將軍能出去會戰否。阿拉布坦急應曰。願往。言下。提刀出營。霎時間。手携血骷髏。得意洋洋。回營。繳令。羹堯獎勵之曰。將軍蓋世英雄。真是可敬。未識有何妙計。可取此關。阿拉布坦曰。關中金川之將。大半與某有交誼。臨行時。曾與私約。倘有機會。當執縛葛爾丹以獻。專待小將書到。約定日期。保可一戰而勝。羹堯佯示欣喜狀。下令明日攻關。阿拉布坦即密函關中。預爲整備。羹堯密令南國泰。駕氣球在空中助戰。又令岳鍾琪、張國亮爲左右翼。殺入關中。自率參將福興爲中路。至明日。阿拉布坦至關下搦戰。關上金川兵狂呼曰。阿將軍速來。某等已將葛爾丹擒縛矣。言竟。關門大啟。清兵蜂擁而入。金川兵

亟將鏹水注射。不料空中槍炮齊下。岳張兩提督。張左右翼奮勇殺入。一剎那頃。關中尸橫遍地。血流成渠。葛爾丹棄關遠遁。羹堯將計就計。葫蘆關唾手而得。豈葛爾丹所能逆料哉。

十五年羹堯掘地行車

葛爾丹不自量力。欲以螳臂當車之技。與清兵力敵。以致屢戰皆北。退至準葛爾部。收集殘兵。僅餘三四萬衆。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心中不勝悵悵。阿拉布坦謂之曰。如今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一轉瞬間。清兵追蹤而至。若不遠爲整備。勢必束手待斃。惟有背城借一。以作困獸猶鬪之謀。或可僥倖於萬一。爲今之計。宜速修書告急。請吾主向俄羅斯求助。雙方進行。事必有濟。葛爾丹頗然其說。依計而行。閱兩旬後。俄將安吉司奉大彼得命。率兵十萬來援。金川王特派回教徒雪山。投營效力。於是軍容復振。待羹堯率兵追至。葛爾丹深溝高壘。不與之戰。緊守關隘。以逸待勞。羹堯日日令將士搦戰。金川營

中置之不理。羹堯乃下令急攻。諸將奮不顧身。鼓噪而進。無如金川兵炮火甚烈。急攻兩小時。不能取勝。喪兵二萬餘。折將數十員。岳鍾琪急請羹堯下令停攻。已尸橫徧地矣。際此攻既不克。退又不能之時。羹堯憂心如焚。忽報懶殘和尚至。羹堯率諸將出迎。相見禮畢。懶殘問曰。近日勝敗如何。羹堯曰。自出師以來。徼天之幸。所向有功。直抵黃龍。指顧間耳。豈知追敵至此。被炮火所阻。不得前進。傷兵折將。不可勝數。爲之奈何。懶殘曰。可造地行車。由地下穿過關隘。自後攻之。使其首尾不能兼顧。獲勝可操左券也。羹堯聞言大喜。卽請懶殘繪一圖樣。交南國泰督造。懶殘自懷中取出一紙。授之南國泰。卽地行車之圖樣也。其形宛如穿山甲。頭尖身闊而尾小。中間裝機器。以便運動。每車可坐百人。每時可行百里。南國泰領命趕造。一月之中。造成二百輛。懶殘試驗一過。靈敏可用。卽在大本營掘一巨穴。將車放入。撥動機捩。便能在土內行動。機關向上一扳。卽能破土而出。有此軍用利器。不多幾時。五

萬雄兵已運至金川營後。鳴炮扎營。飛將軍自天而下。葛爾丹得報大驚。幾無所措手足。及至交戰。腹背受敵。遂大敗。

十六 年羹堯借力高僧

清初營制。重騎射。不尙火攻。惟青海之役。金川營中有俄將晏得門。清營中有英人南國泰。各出心思。運用火器。以相制勝。戰線所經。廬墓爲墟。百姓盡填溝壑。此殆藏民之劫運歟。準葛爾部一役。金川兵受創最深。元帥葛爾丹。被千總徐元棧所殺。論功行賞。元棧擢升游擊。阿拉布坦得悉葛爾丹死耗。悲傷不已。立即招集敗軍。逃往土爾扈特部。命頭目單濟勒把守關隘。毋許出戰。阿拉布坦星夜趕回金川求救。羅卜藏丹津連得軍前敗耗。正在憂憤之際。忽聞阿拉布坦歸來。知非吉兆。即傳宣入朝。阿拉布坦將軍情詳細奏聞。羅卜悉葛爾丹身死。哀悼久之。旋謂阿拉布坦曰。早知今日。斷不敢妄動干戈。目下清兵將臨城下。爲之奈何。阿拉布坦曰。大王何必如此悲傷。豈不

聞一成一旅。亦可中興。今金川雖喪兵失地。然西北尙有數千里。儘可背城一戰。大王正宜振刷精神。以圖恢復。羅卜曰。語云。一木焉能支大廈。今名將都亡。祇卿一人。焉能成事。阿拉布坦曰。臣有契友麥堅利阿。有力敵萬人之勇。待臣親往招之。使爲先鋒。必能建立奇勳。羅卜大喜。卽日使阿拉布坦賚金帛往聘之。麥堅利阿身體高大。雄偉異常人。與阿拉布坦率領精兵二十萬。同至土爾扈特。與羹堯戰。屢獲勝仗。旋被羹堯師懶殘劍術所傷。金川兵勢。又復不支。

十七 年羹堯謀斷敵糧

羹堯之伐青海。所向有功。無戰不利。宜可以指日盪平。膚功克奏。何以曠日持久。急不得下。蓋因青海多險要。未敢深入。兼之金川之兵。憑碉樓之堅固。攻雖不足。守則有餘。羹堯兵抵土爾扈特。不得前進。屢施攻打。無如碉樓上槍炮兼施。告奮勇之將士。大半身中槍彈而退。不得不收令停攻。休息月餘。

不見金川兵出戰。羹堯立集諸將及參謀等商議。岳鍾琪曰。金川兵恃碉樓之險。爲固守之計。知我遠來。利在速戰。以逸待勞。其計狡甚。且彼所恃以無恐者。糧足耳。吾苟能設法斷絕之。必可不戰自潰。羹堯曰。金川營中之糧食。不尙米麥。大半爲牛羊之屬。其畜牧之地。都在水濱山麓間。刼奪之頗非易。易。惟有毒死之一法耳。鍾琪曰。計雖甚佳。奈此土爾扈特。四圍都是崇山峻嶺。畜牧場在其中。險峻異常。一時安能毒死之。羹堯曰。彼恃地利之險要。我憑人力之智巧。在座諸公。誰能告奮勇往畜牧場中。散佈毒物。建此大功。末座有一將。應聲答曰。末將不才。願率部下前往。羹堯諦視之。都司裕周也。謂之曰。茲事體大。非等閒可比。爾有何能力。敢於肩此巨任。裕周曰。末將自幼習輕身之術。越嶺過山。如履平地。部下士卒。均係此間土著。地理尤極熟悉。故敢自告奮勇。羹堯曰。壯志可嘉。惟事關重大。須立下軍令狀。裕周曰。此去事若成功。固屬徼天之幸。如其不成。身爲俘虜。血膏敵刃。斷無生回之望。軍

令狀似可不必也。羹堯怒曰：誰敢違我將令，喝令斬之。幸鍾琪與國泰再三懇情，限期一月。若不成功，兩罪俱罰。裕周領命，唯唯而退。

十八 年羹堯料敵如神

羹堯屯兵土爾扈特，自命裕周往探險地，不可輕動，靜待金川兵糧絕自潰。一夜時交三鼓，羹堯已睡，忽然騰身而起，披衣出帳，傳令軍士速速退兵三十里安營。軍士咸相驚愕，駐足不動。羹堯大怒，拔刀於手，謂部下曰：誰敢違吾令者，請飲此刃。軍士素憚其威，無敢違拗。立刻拔隊退後三十里，再行相度地勢，掘壕扎營。忽聞轟然一聲，將以前扎營之地，周圍十餘里，盡付一炬。隨征諸將無不額手稱慶。進問羹堯曰：大帥何以有此預知之術？羹堯曰：吾非左道旁門之流，何云預知？此事淺而易見。公等自不留意。大凡兩雄角逐，各出死力以相搏，困獸猶鬪。古語所云：吾軍既實，逼處此敵營中，豈甘坐以待斃。頃間伏枕假寐，忽聞營中刁斗之聲，散漫異常。夫金鼓之聲，致之實地。

則結實。投之空地。則散漫。吾聞此聲。料彼敵人。必然挖掘地道。埋藏地雷。以害我兵。此計甚惡。除倒退遠避外。別無防禦之法。倘早明言。必致驚動軍心。自相踐踏也。諸將聞言。咸嘆服不置。

十九 年羹堯爲子求親

羹堯長子德燦。略諳武藝。隨營效力。欲爲博取功名計。一日。偶在薩菩賴獵獸。適與回子酋長遇。欲殺之。衆將都遭擊敗。德燦正在手足無措之時。幸遇都司裕周女十三妹相救。得慶更生。德燦驚慌之餘。忽睹此美貌絕倫。武藝超羣之女將軍。不禁狂喜欲絕。問其姓名。知乃父屬阿父部下。愈肆輕薄。十三妹見此醜態。知非英俊。不與交談。策馬馳歸。而德燦則癩蝦蟆竟想吃天鵝肉矣。密囑心腹幕友余潤之。爲之設法。潤之奉命維謹。便來帳中稟告羹堯曰。今日令郎路過薩菩賴。忽遇敵人。險爲俘虜。幸得都司裕周女。拔刀相救。方得平安無事。令郎甚德之。意欲訂爲婚姻。當此多事之秋。與英雄女子。

結爲配耦。以資保護。計亦良得。羹堯曰。裕周有女精武技。我亦素悉。惟與都司對親。殊覺門第不合。未免貽人笑柄。潤之曰。大帥功蓋當世。威震八方。裕周既隸麾下。倘有意提拔之。則提鎮督撫亦易易事耳。何門第之足云。羹堯曰。使君無婦。祇怕羅敷有夫。潤之曰。待門下往探之。言竟告辭而退。逕造裕周營。具達羹堯求親之意。方謂以貴就賤。以上臨下。必可手到功成。孰知裕周一味推諉。謂小女性情拘執。祇合與村夫俗子相配耦。大帥門第高貴。實在不敢仰攀。蓋裕周膝下無兒。祇此一女。意欲贅婿在家。繼續香煙。兼之羹堯驕矜之氣。咄咄逼人。素不直其行爲。所以委婉拒絕。毫無商量餘地。潤之懊喪而返。至營復命。羹堯聞言。幾致老羞成怒。後經旁人相勸。始得無事。

二十年羹堯冤斬良將

羹堯治軍嚴刻。賞罰因好惡而定。甘肅涼州營都司裕周。自奉令入敵境。毒死牲口無算。險遭不測。幸賴其女十三妹驍勇。父女合力攻敵。始得出險。土

爾扈特所有碉樓。均被裕周奪去。阿拉布坦逃往土魯番。論功行賞。裕周當推第一。祇因出言鹵莽。拒絕求親。羹堯懷恨於心。所以僅得尋常勞績。裕周怏怏而退。羹堯既得土爾扈特屯兵十日。諸事部署已定。便又率軍前進。及至土魯番。阿拉布坦已借到土耳其洋槍隊二萬人。土將薩得麻。驍勇異常。來營前搦戰。胡天勇方國樑。並馬出營。與之交戰。槍彈如雨下。清兵死傷無算。披靡而遁。幸賴提督岳鍾琪。陳國亮。陸景雲。總兵瞿得明。都司何長慶。裕周等。力敵土耳其兵。纔得率隊而退。不至十分狼狽。阿拉布坦見已大獲勝仗。又得許多輜重軍械。不事窮追。卽行下令收兵。羹堯經此大創。遂與岳鍾琪。南國泰等商議。南國泰曰。待某往土爾扈特西南哈拖山。安設地雷。以白燈爲號。一面遣將搦戰。能輸不能贏。引誘薩得麻至哈拖山。卽可成功。言竟。南國泰卽將地雷火藥。運往哈拖山。掘土安置。羹堯命裕周出營搦戰。宜敗不宜勝。誘引薩得麻。土人素性率直。不知狡獪。竟被裕周且戰且退。引至哈

拖山谷中。可憐赳赳武夫。竟葬身於火窟之中。裕周還營。繳令羹堯責其連敗十二陣。有何面目。喝令推出斬之。麾下衆將。面面相覷。此時岳鍾琪適在陣上督戰。裕周環顧左右。無人能爲討情。知難倖免。便大罵曰。爾用毒計害我。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當爲厲鬼奪汝之魂。羹堯喝令速斬。霎時間頭已落地。迨岳鍾琪得訊奔回。死已多時。不及救矣。

二十一 年羹堯夜遇暗殺

羹堯自用地雷燒死薩得麻後。立即催動大軍。向金川兵追殺。阿拉布坦大敗而歸。閉營不出。待至晚間。羹堯升帳。諸將紛紛繳令報功。末後一年輕之將。直至羹堯面前。一舉手。白光一道。直向羹堯頸下飛來。羹堯雖未精通劍術。而懶殘僧亦曾指授一二。略知門徑。瞥見白光來勢兇猛。知是劍術。即將身體倒臥地上。口內大呼。拿刺客不止。衆將方欲近前。而少年聳身一躍。已杳如黃鶴矣。岳鍾琪率同諸將於大營前後左右。查察一周。渺無蹤跡。始各

分道回營。鍾琪歸帳。甫坐定。忽見一黑影自空際墜下。正擬仗劍出視。見一女子匍伏帳下。口稱農乃裕周之弱息十三妹。因父親有功受戮。心實不甘。特來麾下訴冤。鍾琪曰。適間行刺大帥者。殆卽爾耶。十三妹曰。將軍之前。不敢說謊。惜乎擊之不中。當徐圖之。素仰將軍忠義貫日月。吾父破碉樓。毀敵糧。誘死薩得麻。建功纍纍。未受上賞。已屬不平之事。乃又反功爲罪。作刀頭之冤鬼。是可忍。孰不可忍。鍾琪曰。令尊功績巍巍。余素欽仰。惟性情戇直。不善逢迎。大帥因求親之事。與之積有微嫌。故借佯敗誘敵。屈斬令尊。當時我適在陣上督戰。及至聞訊奔回。已經身首異處。援救不及。令人徒呼負負而已。吾今有一言。願爲爾忠告之。報仇須待機會。此日尙非其時。大帥奉命督師。姑勿論其護衛森嚴。一時難以下手。即使爾具好身手。竟冀成功。豈不是與朝廷作對。反爲金川助力。令尊泉下有知。當亦不能瞑目也。大帥殺人如草芥。跋扈不臣之心。早在聖上洞鑒之中。日後必不能保全祿位。待其兵權

釋手時。爾往報仇。成功如反手間事。豈不美哉。十三妹聞言。叩首而答曰。將軍金玉良言。敢不遵命。言畢。縱身一躍。仍化爲一道白光而去。鍾琪歎賞久之。

二十二 年羹堯私吞軍糈

羹堯自平青海後。川陝兩省之錢糧稅課。任其撥發。聖眷之所以如此隆重者。蓋因西域遼遠。軍情瞬息千里。餉糈爲行軍命脈。所關苟或運輸不便。稍有耽誤。遺害何堪設想。故爲便宜計。將川陝兩省糧稅。畀羹堯以特別徵收之權。以充軍需。知遇之隆。一時無二。設使潔身自好者當之。當思所以報答於萬一。豈知羹堯不知自愛。檄調心腹王景灝爲督運軍糧官。又委高符吉爲後路糧臺。欺公罔利。半入私囊。符吉與景灝家世本寒素。自膺此重任。朋比爲奸。贓私纍纍。於是一般御史。劾景灝爲羹堯假子者有之。劾符吉爲羹堯鷹犬者有之。世宗素惡羹堯之貪污。祇以軍務方殷。需才孔急。故奏牘均

留中不發。景灝探悉其事。密函羹堯。堯囑爲彌縫。羹堯復書云。自縮軍符十數年。素以節儉自持。惟用兵之際。有臨時發生特別用途。不能入正項報銷者。前後約計不過三十萬。抑何言官之不相諒若此。其實何止此數。羹堯之言。自欺欺人。真不值識者一笑也。

二十三年羹堯出令去手

治軍以嚴。兵家所尙。孫武子吳宮教戰。王姬不聽命。竟按軍律斬之。雖吳王乞情。亦不聽命。卒成一代兵家。爲後世法。羹堯治軍。純取法於孫子十三篇。專尙嚴刻。不事寬和。令出必行。違者必罰。涼州營都司裕周。斬將攻城。積功頗偉。卒以性情梗介。不服羹堯將令。竟遭慘殺。部下之人。無不知其冤抑。由是大帥威風。真如猛虎之足以嚇人。諸將中惟岳鍾琪與之交最深。遇有不平之事。尙敢以良言進勸。餘則唯唯諾諾。奉命惟謹。無敢違拗者。當阿拉布坦兵敗巴勃時。羹堯率隊窮追。路過雪山（雪山卽天山。爲亞細亞洲最高

之山。終年積雪不融。故有雪山之名。時值隆冬。寒凜之氣。悚人毛髮。羹堯不堪其苦。棄馬乘軒而前。適值凍雲密布。大雪紛飛。衛兵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隨風鋪手指。手凍欲裂。惟以軍令森嚴。不敢稍形畏縮。致干大帥之怒。幸羹堯猶有人心。身披狐裘。伏居暖轎之中。尙覺寒威逼人。想彼衛兵。露面出手。行風雪中。其何能受。憐恤之心。油然而起。因令曰。去手。衛兵聞言。卽各出佩刀。盡將扶輿之手。斬下。血涔涔下。盛諸盤中。以獻。羹堯覩狀。始悔出言太簡。致兵士誤斬其手。然事已如此。說明亦屬無益。亟令裂衣裹束。昇回營中。醫治。逾月而痊。

二十四 年羹堯禱求甘泉

羹堯仗升天球地行車之力。轉戰數千里。所向無敵。金川兵棄甲曳兵。遁入朝皇城。堅守不出。羹堯屯兵忒楞山。相持旬日。阿拉布坦佈置停當。出城向清營搦戰。岳鍾琪率領總兵莫自猷。副都統阿元。參將龍國瑞。夏道生。游擊

哈德元、鍾其俊並千把總二十餘員。從間道奪城。羹堯自與阿拉布坦對敵。豈知阿拉布坦詐遁。岳鍾琪等誤爲得勢。揮衆殺入朝皇城。霎時間城內火起。烈燄冲天。游擊哈德元、都司陳吉瑞、周元吉首先入城。均葬身火窟中。幸岳鍾琪臨陣精細。尙未身入重地。得免於害。然亦險矣。怏怏然回營。繳令而金川營中得此勝仗。無不欣喜異常。參謀胡用曰。年岳尙在人間。終是心腹之患。清將均極驍勇。可以智取。不能力敵。水爲軍用之必要品。散毒上流。使清營將士食之自斃。不勞干戈。清兵自潰矣。阿拉布坦聞言大喜。命速進行。而清營中毫不知情。連日將士猝然身死者不可勝數。參謀張仁謀曰。此間河水之源。來自青海角。正是金川屯兵之所。難保不下毒物於水中。羹堯曰。所慮不爲無見。立命兵士往取河水一桶。給與馬飲。一剎那間。馬卽倒地而斃。衆皆狂呼曰。果爲敵人陰謀。施毒於水。羹堯曰。河水旣不能飲。當速掘井求泉。無如連掘數十處。勺水莫得。軍心因之大亂。岳鍾琪曰。西北地勢高聳。

掘井自難得水。羹堯曰。古來名將出征。偶經旱地。往往禱天求水。以救兵士之渴。待吾齋戒沐浴。虔誠禱告。或者靈驗。亦未可知。乃於翌晨。向天禱告。再使兵士掘井。每處須深三十丈。果有清泉上湧。飲之甘冽異常。軍中大喜。不復喧擾也。

二十五 年羹堯傷臥牛腹

忒楞山地勢險峻。居高臨下。甚得攻敵之利。羹堯據而有之。日以砲火攻打朝皇城。無如城堞極固。炮力雖猛。急切未能下。自遭水毒之累。軍士死者不少。停攻者三日。某晚。岳鍾琪謂羹堯曰。今夜整備奪取朝皇城。可以必得。羹堯曰。何以知之。鍾琪曰。金川兵既下毒物於水中。知我兵士食之。死亡相繼。今夜必來奪取忒楞山。吾軍分半與之迎敵。再出奇兵。乘虛攻城。唾手可得也。羹堯聞言大喜。發令提督陳國亮帶兵五千。伏朝皇城之南。提督陸景雲帶兵五千。伏朝皇城之北。岳鍾琪領兵攻金川將朱錦南之中營。都統阿元

領兵攻金川將周必達之中營。又令總兵瞿德明帶兵伏忒楞山之西。都司何長慶帶兵伏忒楞山之東。且囑二人曰。金川兵如來刦營。初至不必出戰。任其大隊過去。及退回時。急出截阻。又命徐元杖將營內食物器具。暫移他處安頓。候令運往朝皇城。羹堯自率諸將爲策應。時近夜半。金川營朱周二。人發令人啣枚馬鉗口。分兩路來刦營。清營中早已安排地雷炸藥。朱周領兵奮勇殺入。見營中闐焉無人。知有整備。正擬返身逃遁。地雷已火起。金川兵燒死者不計其數。朱周二。人形如喪家之狗。奪路向朝皇城而逃。豈知半路又遇瞿何二人。截住廝殺。歸路不通。祇得落荒而走。岳阿二人見敵兵均出。遂乘虛而入。進逼朝皇城。陳陸兩提督亦奮勇爭先。合力攻打。羹堯親率諸將在後督戰。金川兵抵禦無力。陳國亮首先登城。南門遂破。俄將晏得門得報。移巨炮登城抵禦。適見羹堯在城下。卽以巨炮轟之。彈中左脇。痛墜馬下。由衛兵昇回營中。羹堯立命軍醫檢出彈丸。并納已於牛腹中。及鐵彈取

去。氣息奄奄。衛兵遂將羹堯裸身納諸牛腹。移時始蘇。告人曰。此蒙古治傷之法也。合營方相慶更生。而朝皇城已得。捷音報至。整隊入城。羹堯卽下令屠城。以報一彈之仇。其用心亦太酷矣。

二十六 年羹堯途遇罡風

羹堯用兵如神。出奇制勝。旣得朝皇城。進逼青海角。金川兵駐屯小天山之麓。山半架炮數尊。憑高射下。清兵傷者甚衆。以致滯留青海角者兩月。不得前進。羹堯甚爲焦灼。南國泰曰。大帥勿憂。金川以火力攻我。我當以水力禦之。西國日常飲料。都用自來水。其法由地下通鐵管於河。收吸其水。入積蓄池。用壓力壓住之。放出時。平地可水深數丈。鐵管製造。頗非易易。可至深山窮谷中。伐取粗竹代之。暗置地下。一面通入煞羅江。一面通至小天山。待吾運用機器。將水灌入金川營中。可以不戰而勝矣。羹堯大喜。卽令五百軍士入山伐竹。五百軍士開掘地道。閱數日。掘就。繳令南國泰督隊裝置訖。羹堯

特設盛筵爲之稱慶。席未及半。金川營中忽一聲崩裂。霎時間平地水湧成渠。諸兵士皆大譁。阿拉布坦立命軍士逃上小天山。及至晏得門得信。說破清營之壓水法。時已平地水深四五丈。無法挽救矣。金川受此大創。無險可憑。拔隊退至薩哈克。阿拉布坦謂晏得門曰。此地逼近王城。倘再有疏虞。事不可爲矣。幸有瀚海沙漠。可以據險。不若分兵夾瀚海而營。將軍率俄兵屯瀚海之東。吾率金川兵屯瀚海之西。年羹堯部下雖兵強將勇。斷不能越過數十里沙漠之地。以逸待勞。轉瞬間秋去冬來。清營士卒不慣此間寒冷。可以不戰自退矣。晏得門深然其說。阿拉布坦卽日帶本部兵繞過瀚海扎營。留參謀胡用與晏得門統俄兵駐紮在瀚海之東。羹堯用壓水法逼退金川兵之後。卽日率隊追至薩哈克安營。發探目往探金川兵消息。知駐紮瀚海之東者都是俄兵。金川兵均已逃過瀚海。羹堯便與衆將商議曰。吾素知瀚海之險。長亘一萬餘里。東起自滿洲。西止地中海。南北最闊處。約有五六百

里。惟薩哈克之瀚海最狹。東西不過二三十里。雖則險要。尙不足畏。吾當設法。越過之。直抵金川城。生擒羅卜。以獻俘。豈不快哉。岳鍾琪曰。敢請且住。爲佳。不如相度地勢。再定行止。衆皆稱善。於是年兵二公。並轡出營。直至瀚海之邊。用望遠鏡四圍瞭望。一片沙漠。浩浩乎。迥不見人。惟東首有俄營。一左右。築成砲台二十餘座。羹堯曰。俄兵砲火猛烈。且又兵法精通。誠勁敵也。吾軍無禦砲之能力。苟強與之戰。徒苦士卒而已。惟有渡過瀚海。速滅金川。則俄兵似蛇無頭。而不行。不戰自退矣。鍾琪曰。大帥之言。固屬正當。惟沙漠平坦之地。已被金川重兵守住。其餘均屬險境。又不能插翅飛過。不如先破俄兵。再圖金川之爲愈也。羹堯曰。吾弟之言。差矣。俄羅斯與我無仇。何必與之爲難。多啟釁端。吾儕奉命出師。目的全在金川。若畏沙漠之險。屯兵不進。殊屬非計。鍾琪曰。計出萬全。莫如分兵而進。以一半渡沙漠。以一半留此間。倘有疏虞。可圖補救。羹堯然其言。分兵爲二。命陳國亮、瞿德明、徐元棫等帶兵。

先行。留陸景雲、福興、何長慶等。與岳鍾琪駐紮薩哈克。時值早秋。天氣清朗。兵渡瀚海。進行約半日許。平安無事。羹堯與將士咸欣欣然有喜色。豈知一剎那間。怪風陡起。黃沙漫天。不見日色。兵士無不目蔽耳聾。口張不得。東西莫辨。欲行不能。羹堯遂命南國泰取出指南針。認定方向。豈知指南針又失。其效用。南國泰驚愕良久。謂羹堯曰。適間所起之風。係是罡風。今茲指南針失其效用。南北東西。無可辨認。奈何奈何。言猶未畢。又起一陣怪風。比前更甚。兵士皆閉目低頭。南國泰曰。悔不聽岳將軍之言。如今瀚海迷途。欲進不得。惟有後退。以圖脫離險地。覓得原路還營。羹堯曰。舍此別無善策。卽命軍士退歸。約閱兩小時。風勢漸減。方得脫險回營。

二十七 年羹堯屠戮百姓

青海彈丸之地。小醜跳梁。竟累天朝耗帑數百萬。費時兩載餘。大好男兒。葬身於西域沙漠中者。不知凡幾。其故何耶。蓋得俄羅斯暗中援助之力也。羹

堯自瀚海回營之後。一心以破俄爲先務。岳鍾琪獻策曰。俄兵所恃者。砲台耳。苟得燬棄之。其餘不足患也。但吾國砲力薄弱。斷不能自遠轟之。惟有募敢死兵士。挾炸藥趨近台前。以火燬棄。庶幾一戰勝俄。可操左券也。所惜者。此舉甚屬冒險。犧牲愛國健兒。於心未免不忍耳。堯堯曰。大丈夫以身許國。本以馬革裹尸爲幸事。何不忍之有。立下令懸重賞。共得告奮勇者二百人。以金甘勇督率之。各負炸藥一巨包。每敢死軍一人。以籐牌兵十人保護之。奮勇直至砲台前。又令陳國亮、陸景雲等帶領精兵五千人。於砲台後分兩路攻取俄營。砲台之火力雖猛。僅死四十餘人。二十座砲台。一時盡遭燬棄。陳陸二提督見敢死軍已得手。立即催兵助戰。俄將晏得門無險可憑。不敢接戰。卽向瀚海西面遁去。堯堯見俄兵逃入瀚海。乘勝揮兵追之。一剎那間。渡過沙漠。金川兵列隊迎戰。清兵乘勝而來。銳氣正盛。豈能抵敵。晏得門畏年岳等之用兵如神。料金川王不足有爲。遂逃回俄羅斯。阿拉布坦屢戰皆

北無顏見江東父老。卽率殘兵。遄返阿爾台本部。羹堯旣得金川營。休養三日。進兵攻打金川城。羅卜藏丹津無法抵禦。率妻子出奔阿爾台。羅卜旣逃。城內無主。清兵一擁而入。羹堯傳令將城內居民。盡行屠戮。可憐數十萬無辜良民。盡作刀頭之鬼。搜殺三晝夜。慘霧迷漫。目不忍覩。岳鍾琪等竭力諫勸。羹堯置之不聞。其造孽不亦重哉。

二十八 年羹堯震驚主上

雍正二年十一月朔日。羹堯統領全軍。班師回國。一路旌旗招展。士卒凱歌。大將軍八面威風。驕矜之氣。不可一世。沿途經過爭戰區域。京觀未封。尸骸遍野。人烟闐寂。慘目傷心。岳鍾琪等爲之唏噓不置。羹堯欣欣然問軍政司曰。此次出兵平青海。斬獲共計若干。軍政司卽取記功簿稽核一過。答曰。陣上殺死者。共計三十六萬零。降後殺死者。共計十四萬九千零。屠城時殺死者。無數可稽。衆將聞之。咸爲咋舌。惟羹堯則顛盼自雄。撚鬚大笑曰。非如此

大張撻伐。焉能寒敵人之膽。一路行程迅速。及至臘月中旬。已抵嘉峪關。而八百里紅旗捷報。早達京師。敍功封爵。特頒聖旨。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賞戴三眼花翎。封一等公爵。奮威將軍岳鍾琪。賞戴雙眼花翎。封一等侯爵。參謀南國泰。特授欽天監監正。封二等輕車都尉。世職。提督陳國亮。陸景雲。俱封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副將徐元杖。參將福興。總兵瞿德明。均擢升一級。遇缺卽補。并各封騎都尉。世職。從征兵士。賞賚有差。陣亡將士。交部從優議卹。年岳二公抵京師。具摺謝恩。大兵屯駐城外。世宗召見年岳二人及諸軍官。溫諭優加。羹堯欲自炫才能。面請定期大閱。世宗諭令暫緩。光陰荏苒。倏過半載。羹堯又以爲請。世宗允之。屆期征西諸軍。各自振刷精神。齊集演武場。及世宗駕臨。由羹堯親自執旗。任指揮。發令開操。萬人屬目。自晨至午。歷演諸陣。莫不步伐整齊。身手純熟。時值炎夏。午後烈日當空。諸將士在酷熱中獻技。汗珠涔涔下。世宗旣嘉其勇。又怕其苦。立傳諭旨。停操。諸軍士如若未聞。

操演如故。世宗御駕至演武場中。搖手示意。諭令休息。免受暑患。豈知諸軍士仍舊聞而不應。操演如故。世宗乃謂岳鍾琪曰。如此炎日當空。諸將士不憚勞苦。朕甚憐之。兩次諭令休息。何故置若罔聞。鍾琪曰。此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欲諸軍士停操。非得年大將軍令下不可。世宗卽以己意告知羹堯。羹堯奉諭。立下休息令。霎時間諸軍卸甲如山。世宗見之。大爲駭異。以爲羹堯索性跋扈。今復擁有重兵。一旦起有二心。焉能制之。吾當早爲之計。無如羹堯猶在夢中。自爲功蓋當世。不知稍斂其跡。何怪大禍之不旋踵而至也。

二十九 年羹堯降官受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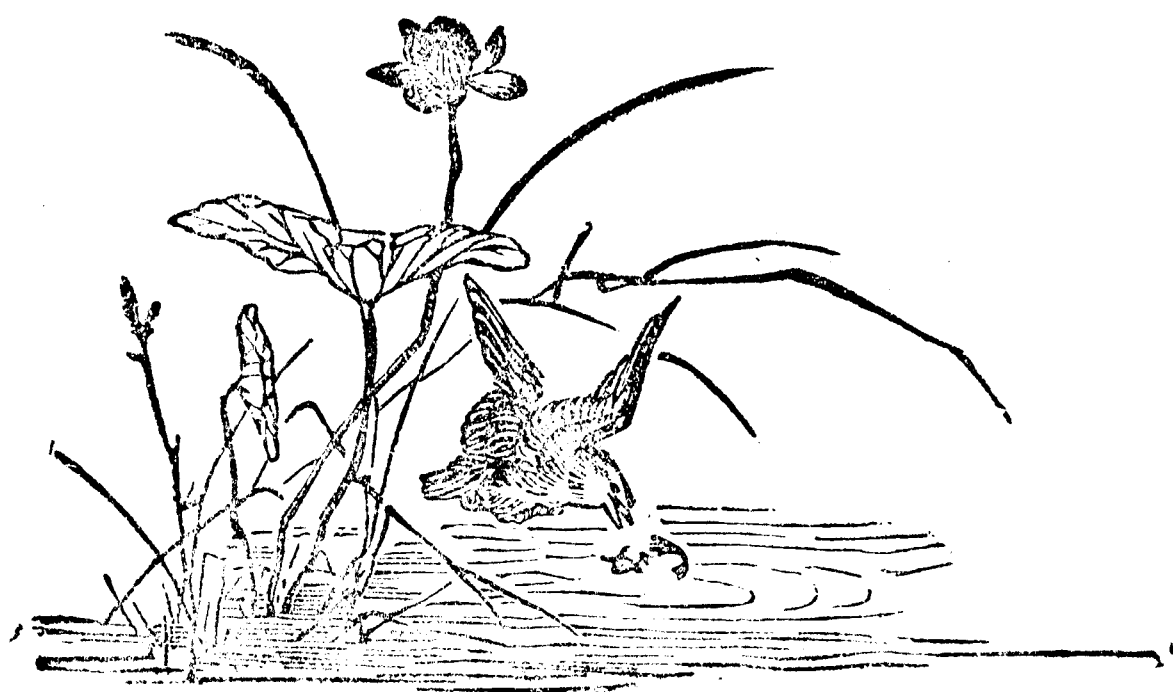
羹堯平定青海。固一世之雄也。世宗雖惡其驕橫。然亦不忍沒其功。加封侯爵。仍回川陝總督任。羹堯自得聖祖寵眷。累受國恩。兄弟同任封圻。當時閱閱之家。首推年氏。迨世宗嗣位。中心猜忌。時切防維。羹堯苟能稍知斂跡。不

尙驕矜。則公論自在人間。世宗亦無如之何也。無如羹堯不知悔悟。自回川。陝總督任後。愈加恣肆放縱。每遇重要缺出。必擇其私人。擅行請補。倘使不邀允准。必如其願而後已。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於是寡廉解恥之徒。無不奔走於羹堯之門。招權納賄。遐邇喧騰。疆吏言官。互相揭參其劣迹。世宗雖深燭其狂妄。未敢遽加斥責。乃派鄂彌達馳往川陝密查。事實昭彰。怨聲載道。兼之作威作福。生殺黜陟之權。竟有不奏。明而徑行者。鄂彌達歸京。復命謂羹堯植黨營私。欺君虐民。狂悖不臣之心。早已顯著。如何懲罰之處。請聖旨定奪。世宗猶念其平青海有功。不欲鋤誅之。頒諭降調杭州將軍。以示儆惕。冀其改過自新。孰知羹堯自恃功高。猶以爲霜隄偶蹶。轉瞬即可擢升。依然狂放。毫不爲怪。於是而有莫大之禍也。

三十年羹堯定罪棄市

雍正四年。羹堯調任杭州將軍。諭旨中並未揭明其跋扈之罪。但云殺戮過

重。神志恍惚。奏摺中倒用夕惕朝乾。心懷譏嘲。昏憤絕倫。難膺兼圻重任。着卽調補杭州將軍。尅日赴任。毋庸來京陛見。羹堯覽旨。以爲文字之嫌。無關重要。卽日率領僕從千餘人。馳赴新任。高坐堂皇。仍似大將軍氣概。立命浙江布政司。將兵餉尅期發給。不得延誤。到杭之時。兩淮鹽官謝賜履。未及遠道出迎。大拂羹堯之意。屢欲撤賜履之任。卒以操守堅潔。無隙可乘。旋被言官據實揭參。世宗怒甚。謂羹堯調任將軍。他省鹽官。不屬其範圍。何傲岸自肆。乃爾。立命鄂彌達繼其任。褫奪官職。特派都統拉錫逮問。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拉錫到枕。卽日由浙江巡撫法敏請羹堯到署。宣讀諭旨。立時逮捕。押解進京。下刑部獄。一時朝中御史。交章揭其罪狀。有劾羹堯擅殺降卒者。有劾羹堯跋扈不臣者。有劾羹堯招權納賄者。都是攻訐之辭。絕無乞宥之語。世宗勃然大怒。着刑部嚴行審訊。羹堯自知難免。直認不諱。案定。依大逆例棄市。家財籍沒充公。



年羹堯全傳

下編 年羹堯軼事

一 年羹堯急智脫身

羹堯少時。其父遐齡。愛之過於拱璧。以祖傳玉魚一枚。色似羊脂。繫諸羹堯頸中。謂之曰。此物價值連城。慎勿遺失。羹堯牢記不忘。時有郭大鬚者。京津間著名之拐匪也。犯案累累。未嘗破獲。以致賊膽愈壯。匿跡於輦轂之下。施其欺騙之伎倆。會值元宵張燈。萬人空巷。童男幼女。咸易華服。飾珍寶。蹀躞於稠人廣衆中。火樹銀花。城開不夜。其樂誠未有艾也。年氏闔宅之人。出門往觀。羹堯由一老嫗相伴。蹣跚街頭。遊人如潮湧。老嫗照顧不周。霎時間。羹堯已失所在。老嫗恐甚。急奔回家。白其情於遐齡。請卽遣人往尋。遐齡曰。爾母恐。羹堯非常兒比。定能自歸。老嫗唯唯而退。翌晨。忽報巡城御史拜訪。遐

齡出迓之。羹堯忽自御史車中走出。闔家欣喜過望。蓋御史專爲送羹堯而來也。寒暄數語。卽辭別而去。遐齡詢羹堯何所往。始知途遇拐匪。垂涎其玉魚。背負而趨。路經巡城御史署。羹堯狂呼救命。拐匪懼。乃棄之而遁。遂入署中。告明家世。御史深爲嘉許。特命駕車送之歸家。羹堯年幼之時。已機警如此。洵非常人所可冀及也。

二年羹堯教鼠習操

羹堯天生異質。讀書一日數行。年十二。已盡十三經。惟素性驕矜。往往自恃才能。問難師長。以致擁臯比者。視若畏途。無不辭之他去。羹堯居家中。旣不讀書。日事嬉戲。翻磚弄瓦。無所不爲。其父遐齡心惡之。鑰諸空室之中。約五閱月。一日。遐齡適自門外過。聞室內有喝令聲。奇之。自隙潛窺。見羹堯手執小旗。在室之中央。口講指畫。如與人對語然。室內旣無僮僕。又無婢媪。獨自一人。豈能言語。羹堯得毋癡乎。及諦視之。地上有鼠數百頭。排列成行。宛若

兵士之操演然。令行則行。令止則止。忽而一鼠竄逸室隅。不聽指揮。羹堯以手立斃之。羣鼠盡現。殼棘狀。帖然不敢動。遐齡窺視良久。爲之嘆賞不置。

三年羹堯戲弄行人

羹堯自恃聰明。恆喜調侃。人以爲樂。家中婢僕輩。因不堪其擾。無不望而生畏。弗復與之接近。羹堯技癢難熬。知家人咸有戒心。無所施其伎倆。乃暗地製成各種假面具。有若夜叉狀者。有若縊鬼形者。形形色色。不下數十種。每於黃昏時候。匿之出門去。潛伏暗陬。遇有夜行者經過其旁。卽戴假面具出。而侮弄之。行人驚心喪膽。急向前奔。羹堯猶必窮追之。曳其衣裾。去假面具而告之曰。爾何膽小如鼷。行人見是羹堯。絕不與較。久之。行人以夜行爲苦。咸往訴遐齡。遐齡怒甚。面斥羹堯。毋許作此狡獪。侮及路人。并檢出其假面具。付之一炬。

四年羹堯面斥親父

語云。知子莫若父。羹堯自小强悍。敢作敢爲。遐齡深悉之。極宜示以道德。規其邪僻。以符教子有義方之訓。而遐齡計不出此。以爲軍人之子。當效趙子龍。一身是膽。庶幾列身行伍。効命疆場。可以無堅不摧。無敵不克。故事事抱放任主義。一日。羹堯往戚串家去。日暮未歸。遐齡密飭從者。購棺木一具。已身臥其中。囑從者抬置羹堯歸途必經之路。時當三月下旬。黃昏人靜。疏星點點。亘長天。月色未上。夜路漫漫。羹堯子身返家。經過棺旁。遐齡伸手棺外。向之索錢。羹堯曰。鬼物焉敢挪揄。金錢乃人世貴重之物。惟有福者方能消受。無福者枉自希冀。爾何死不愍法。竟敢自棺中伸手。向人索錢耶。遐齡曰。孺子膽略過人。吾無憂也。至是羹堯始知爲其父。相與大笑不止。

五年羹堯掘塚盜寶

周鼎商彝。嗜此者大都爲富貴中人。羹堯既入仕途。亦具此癖。每見奇珍異寶。怦然心動。聞友人李之純家。藏有同昌公主遺下之珠帳。價值鉅萬。會之

純卒。家人以珠帳爲之純所愛。卽投諸棺中。以爲殉。羹堯探悉其事。親詣之。純墓所盜竊而去。之純家屬不知。個中玄虛。反以掘塚事函告羹堯。請爲查緝。羹堯復書却之。謂此等宮闈珍品。有干例禁。今旣失去。甚屬幸事。何必再事查究。自貽伊戚耶。之純家屬遂不敢追問。觀於此。則羹堯之計。不亦狡哉。

六年羹堯痛罵九卿

年氏一門。父子兄弟。同受國恩。爲當時大臣中首屈一指。羹堯得聖祖知遇之隆。一時權傾朝野。佞臣中若趙之垣輩。趨炎附勢。日伺其門。以得承顏色爲幸事。一般夤緣干進者。恆以賄賂壽之垣。請爲說項。之垣由是起家。後羹堯敗。之垣被累。及於禍。惟吏部右侍郎李紱。秉性耿介。素不直羹堯之所爲。會議紱捐造營房事。德燦居首列。羹堯之長子也。及至吏部主稿。李紱謂內地捐銀。當援捐例議紱。不當與軍前効力者。相提並論。卒改易之。羹堯悉其事。痛罵九卿。囑令改稿。李紱堅持不從。羹堯深銜之。每於入覲時。力詆李紱。

種種劣跡。幸聖祖大度寬洪。不事追究。羹堯亦無如之何也。

七年羹堯誤殺名醫

急暴之人。肝火最旺。生理使然也。苟能涵養得宜。亦足以變化性情。奈羹堯身居高位。坐領兼圻。恣肆放縱。目空一世。偶或所欲不遂。撻其鋒者。必遭殺戮。無或倖免。一日。因染微疴。立延某名醫診治。對症開方。一藥而汗透重裘。精神回復。頓思飲食。乃命厨夫具盛饌以進。病後之人。饑涎欲滴。美味當前。不遑計及病後之當慎食與否。大肆吞嚥。菜碟空徹者五六具。豈知食饑下咽。腹痛大劇。一時觸動肝火。幾致暈厥。羹堯不自引咎。反以爲醫生誤投藥劑。因之病益加劇。立招某名醫至。面斥之。某名醫不服。與之辨駁。羹堯怒益甚。卽拔佩劍斬之。詭言醫生懷刃行刺。故手誅之。時人雖有知某名醫之冤抑者。都畏羹堯之勢。不敢饒舌。於是其冤終未能昭雪。

八年羹堯受制厨夫

語云。強人自有強人服。斯言誠然。羹堯平素講究食物。任烹飪之責者。務須和調五味。必有易牙知味之能。方克勝任。苟尋常者當之。菜肴偶不適口。則未有不血白刃。因此口腹之累。禍及無辜者。不可勝數。及平定青海後。驕矜愈甚。擅作威福。視人命如草芥。每遇親友餽贈海味山珍。必使庖人烹之。苟不得當。立行受首。羹堯性嗜殺人。反躬自省。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於是厨夫咸切戒心。裹足不敢入年氏之門。有火夫名修爵者。懷絕技。隸屬羹堯部下。鬱鬱不得志。恆思炫其異能。以邀寵遇。乃效毛遂之自薦。改充厨役。旋有餽豚蹄於羹堯者。立命修爵至前。醢而烹之。戒之曰。須謹慎從事。毋干乃公怒。修爵袒而示之背。以肉置背上作刀砧。當羹堯之前。呼副役持雙刀。剝之一剎那間。肉醢如泥。而背上無毫釐傷。見者咸相顧失色。羹堯亦爲之橋舌不下。及肴饌烹成。不敢加以可否也。

九年羹堯遭逢女俠

羹堯跋扈之性。半由聖祖寵眷過隆。遇事包容。不加深責。有以養成之。世宗未登極時。早已悉其底蘊。每與羹堯相值。從未加以顏色。羹堯心銜之。常與允禩。允禵通聲氣。以示抵抗。及世宗踐祚。羹堯已出任川陝總督。世宗特派女俠雪衣孃。往窺其動靜。一日。羹堯偶動游興。微服出外。途遇一少年。形容憔悴。遮道乞錢。并謂母病在牀。家無儋石。醫藥之需。無所籌措。敢乞大君子解囊相助。以起死人而肉白骨。羹堯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汝乃詭言母病。設辭賺錢。吾是以不願周卹也。言竟。蹙足欲行。旁有一道姑。裝束者。僂言曰。此子純孝性成。母病是實。業經請醫服藥。典質已盡。迫而出此。非其本心也。羹堯曰。既屬實情。偕往一觀。少年欣然領道。道姑亦尾隨之。入門。環堵蕭然。一老嫗。偃臥敗絮中。呻吟不已。羹堯立授以白銀一錠。并索紙筆。疾書數字。與之。匆匆出門去。道姑向少年索書諦視。上書曰。孝子乃國之寶。本督特加憐恤。爾母病中。醫藥需資。准爾持此字條。向督轅領款應用。末尾鈐有年羹

堯小印。道姑始恍然。蹙足返家。竊嘆曰。吾奉世宗命。來此暗探堯堯。豈知是一仁人君子。聖上猜忌過當。終非好共事者。卽日隱跡他方。不復入都復命。語云。爲善者必昌。堯堯偶發慈悲。卽可倖免於禍。然則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

十年堯堯愛憐少子

堯堯長子性愚魯。學問不甚優長。每爲之悒悒。次子質地較良。早歲就傅。日識方字百餘。問日溫之。絕無遺忘。於是愛憐特甚。爲之遍訪名師。以期造就。會江南有沈孝廉者。籍隸吳江。公車北上。名落孫山。滯跡京華。鬱鬱不得志。經座師某之介紹。入年氏之門。爲西席。堯堯素稔沈之才學。敬禮備至。開學日。倒屣躬迎。命次子匍伏泥首。己亦敬謹施禮。諄諄以次子相托。書房中供奔走者。有俊童四人。供張華美。舉世無出其右。每日晨起。俊童必頭頂銀盆。長跪進盥。沈屢却之。俊童云奉主命。不敢稍違。沈甚憐之。一日清晨。堯堯適

來書室中。沈方盥洗。俊童瞥覩羹堯在側。如鼠遇貓。似羊逢虎。穀竦甚。偶失手。銀盆墮地。水濺沈衣殆遍。羹堯怒之。以目視從者。護衛會意。叱童出。霎時間護衛獻首階前曰。某童開罪先生。已受首矣。沈愕然久之。

十一 年羹堯酗酒殺婢

酒能和事。亦能悞事。困頓之人。每當抑鬱無聊之時。借杯中物。以澆胸中塊磊。若趾高氣揚者嗜之。每喜殺酒風。肆酒性。任意妄爲。凡未飲酒前所不忍爲之事。至此則無不爲之。羹堯素性暴烈。迥異常人。及至一入醉鄉。其勢洶洶。愈不可嚮邇。會值端陽佳節。蒲觴慶祝。闔署歡騰。羹堯設盛筵。與幕友輩暢飲。酒落快腸。酪酊大醉。身搖搖無主。趺足來內衙。姬妾輩咸避匿不與面。蓋恐其醉後狂妄逼人咄咄也。臥室中僅一年纔及笄之使女供伺應。羹堯醉興勃勃。陡萌慾念。強欲侍婢承其乏。侍婢不敢從。羹堯怒。揮劍斬之。夫人聞聲往救。已身首異處矣。

十二年 年羹堯禮賢贈金

羹堯跋扈性成。傲慢不可一世。固屬彼之短處。然其敬禮賢士。有非常人所可及者。衡陽蔣孝廉。當時負盛名。羹堯禮聘入署。司摺奏。孝廉稟性高尚。不喜阿附。羹堯日肆放縱。行爲悖謬。孝廉見之。頗不直其所爲。每謂其同幕契友曰。主上猜忌過甚。年公擅作威福。性情既水火。奚能久持不下。禍患之來。卽在眉睫。吾儕戀戀於此。作幕巢之燕。將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恐噬臍莫及矣。盍去諸。契友曰。爾爲爾。我爲我。焉用總總過慮爲。卒不聽。孝廉遂辭疾去。羹堯厚贈之。不受。私以黃金五百兩。納諸孝廉行李中。及孝廉抵家。始悉其事。

十三年 年羹堯用鞭責子

羹堯治軍以威猛。治家亦尙嚴厲。當征青海時。長子德燦本隨營効力。旋因冤斬裕周事。（見前歷史第二十。）人言藉藉。羹堯事後追思。未嘗不悔。孟

浪。推原禍始。皆由德燦所致。深惡之。立即揮之營外。命一護衛送之歸家。孰知德燦憑乃父之勢。與一般游手好閒者。日事游蕩。橫行鄉里。道路咸相側目。因畏羹堯故。敢怒而不敢言。中有膽大者。白其情於遐齡。無如遐齡愛孫情切。略加訓誨。德燦置若罔聞。及至羹堯返里。始悉其事。即呼德燦至前。面斥其種種罪惡。拔劍欲斬之。經夫人等哀懇。免其一死。乃命護衛褫其衣。以皮鞭痛擊之。遍體無完膚。幾瀕於死。後經遐齡再三緩頰。始息怒。

十四 年羹堯焚券市義

李維鈞微時。曾借羹堯五千金。屢索不還。羹堯寓書責其爽約。維鈞正當困窮。一時無從籌措。答書引咎自責。約期緩日歸償。及世宗接位。李寵眷日隆。擢升直督。一時知遇之隆。自怡親王鄂爾泰外。未有如維鈞者。而羹堯之知遇。則日漸淡薄。心懷疑懼。極意聯絡維鈞。命兄希堯持券往。當面焚燬之。不責歸償。維鈞甚德之。由是遣使往來。餽遺不絕。又覓美女送之。旋爲世宗所

悉。特派領侍衛內大臣馬爾賽。左都御史蔡珽。密查其事。果然查有實據。遂回京復命。世宗怒。下旨褫維鈞職。至是維鈞始悔。誤與羹堯交。懊喪欲絕。

十五年羹堯圖賴馬價

羹堯平青海時。招權納賄。勢燄薰天。內外臣工。咸皆側目而視。西安巡撫文焯。與羹堯情尤密。羹堯托其購馬二千匹。以備從征軍士之用。文焯奉令。維謹。卽令其子禮哈充其任。時僅一月。如數購就。送諸大本營。羹堯卽飭軍政司點收訖。設筵款之。談次。知禮哈係出李維鈞門下。敬禮有加。及至席散。絕不及馬價事。禮哈不敢向之索。悻悻而歸。

十六年羹堯吞沒古畫

陝西總兵孫繼宗。家藏吳道子畫卷一冊。價值連城。不肯輕易示人。旋爲羹堯所悉。卽遣急足詣假之。繼宗畏羹堯之勢燄。不敢却。卽檢出付與之。紀綱持歸。呈諸羹堯前。披而閱之。生氣奕奕。眞希世之奇珍也。摩挲良久。不忍釋。

手及約期已滿。繼宗遣人往索。羹堯早存久假不歸之念。對來使詭言被竊。容飭屬吏追得後。再行原璧歸趙。繼宗明知其設辭吞沒。無如位卑職小。不敢與抗。徒喚奈何而已。

十七 年羹堯喜立生祠

羹堯當怙寵勢張時。疆史輩之章奏。咸稱年大將軍而不名。更有一般趨炎附勢者。歌功誦德。咸爲之立生祠以取媚。攘奪民田。斬伐墓木。聲勢洶洶。不可一世。羹堯復淫威以逞。凡屬下不爲之建祠者。皆借端撤其任。川省同知某入祠不拜。爲羹堯所悉。立褫其職。某含冤莫白。赴京乞御史劾羹堯十大罪。世宗怒。卽欲褫職逮問。經奮威將軍岳鍾琪力保。方得傳旨申斥了其事。鍾琪乃貽書規勸之。孰知羹堯怙惡不悛。驕矜愈甚。卒罹殺身之禍。聞者無不快之。

十八 年羹堯疊遇怪異

羹堯平定青海。復任川陝總督。精神恍惚。日中時見鬼物。一夕。睡至夜半。口渴思飲。從者瀹茗以進。甫及沾唇。覺血腥之氣。直觸鼻觀。羹堯怒甚。舉目諦視。乃一杯殷紅鮮血。立擲諸地。揮劍將從者殺死。又一日。方與賓客宴會。忽聞腥臭之氣。大異之。雙目注視肴核中。纍纍都是人肉。耳目口鼻俱在。立傳廚夫至前。擬斬之。賓客皆曰。盃中盡是美味。並無人肉。或者大帥偶爾眼花。非廚夫之過。幸勿加責。羹堯定睛再瞧。果然盡是佳肴。心中甚爲怪異。不復追究。而廚夫已嚇得面無人色矣。

十九 年羹堯老父免死

羹堯棄市之日。其父遐齡。年已八十餘歲。法當坐。遐齡曰。予以行伍起家。屢立戰功。今被不肖子連累。殊不甘心。况羹堯僭侈。則有之。悖逆。則未也。殺其一身。刑不爲過。禍及全家。罰殊太甚。何朝廷上竟無一人代爲乞恩乎。勢盛則攀附。恐後。勢衰則掉頭不顧。世態炎涼。可爲一歎。語聞於高安朱文端公。

文端爲世宗最器重之人。卽入朝奏曰。羹堯跋扈不臣。理當賜死。其父遐齡向與羹堯分居兩地。素不直其子之行爲。罪在子不在父。況以子殺父。非法也。世宗韙其言。遐齡遂得免死。

二十年羹堯幼子匿蘇

羹堯獲罪棄市。長子同受顯戮。惟幼子逃匿在外。初居阮揚璟家。阮曾爲羹堯之幕友。賓主甚相得。屢以良言規勸。無如羹堯剛愎成性。不知悔改。迨至逮捕時。自知難邀寬宥。卽以幼子托阮存其後。羹堯死後。官吏求之急。將往阮宅搜查。乃連夜逃至吳門。投其業師沈孝廉家。深居簡出。及世宗崩。始敢出頭露面。改姓名曰沈沅。人亦不知其爲羹堯之子云。

年羹堯全傳終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六版

年 堯 堯 全 史 (全 一 冊)

定 價 大 洋 三 角

外 埠 酌 加 滙 費 寄 費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編 輯 者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世 界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 京 廣 東 漢 口 杭 州

世 界 書 局

